



著古博

1938

上海文藝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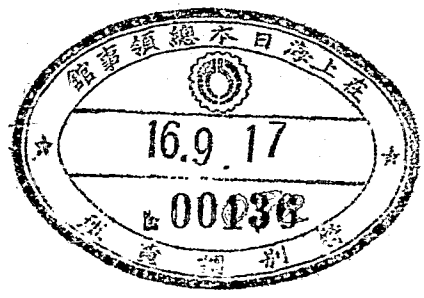
P
MG
0673.2
15

AA2
1
130

文 叢 小 叢 書

論 民 主 共 和 國

博 古 著



1938

上 海 文 叢 書 店 發 行



• 目 錄 •

(一) 一年來日本侵略之發展及其現階段

(二) 國民黨的分化和動搖

(三) 民主共和國——當前的戰鬥口號

(一) 一年來日本侵略之發展及其現階段

從有名的「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一九三五)發表以後，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了——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斗争的一年！事變發展的過程，民族革命斗争發展的火燭，光輝的照耀，看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文獻的正確性。一年來，中國共產黨和全國愛國民衆反對日寇及賣國賊的英勇頑強堅持的斗争，不僅創造和積聚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並且推動和促進了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新的局勢，國內階級力量的新的變化和重新結合。我們必須最冷靜地，仔細地來總結這一年的經驗和教訓，並對目前的時機的具體特點和階級力量的互相關係，作一個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估計，因爲祇有這樣，方能夠給我們對抗日救國運動的發展方向和前途以正確的認識，因爲祇有這樣，方能有根據來確定在實行新政策中，今天階段上，我們必須採用的步驟，方針和口號。

從我們民族的兇殘的死敵開始。



(續)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華政策是在滅亡中國，把整個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把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廣大民族變為日本帝國主義木屐下的奴隸牛馬。時至今日，這是對於胡適之先生都明瞭的事了。但是對於我們——抗日救亡的戰士，絕不能限於一般的對日本對華政策之基本的承認和認識，重要的是研究，分析，暴露每一個基礎階段上日寇實行這個基本政策所採用的方式，方法，手腕和把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隨着國際，日本和中國的情況的變化，而變動着侵略的方法方式的，使用着復什的，花樣百出的侵略手段。回頭過去的一年內，日寇侵略的方法和手段的變動，大概可以分作三個時期：一。組織脫離中國的華北傀儡國家的時期；二。壓迫訂立反共協定組織反共統一戰線為中心的時期；三。目前的時期——即重新高唱經濟「提携」，經濟「合作」的時期。自然這種劃分是相對的，各種方法與手段，常常是同時地使用着，這種劃分祇不過指出各個時期中侵略方法與手段之重點。

從一九三五年開始，帝國主義提出了實際佔領華北和鞏固自己在中國的統治地位的任務。國際的環境，特別是意阿戰爭的爆發，滿洲事件以後日本對華侵略所得到勝利和成功，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客觀上使他成為日寇實行自己計劃時的工具。南京政府以一切力量進行武裝鎮壓一切反日運動和反日言論，進攻紅軍和蘇區，這不僅大大的削弱

了中國的力量，並且灌注了恐日病和中國無力論於人民的思想之中，這種環境允許了日寇以最猖獗的，兇暴的，公開的方法，來實行華北的所謂「自治」運動，製造華北傀儡國的運動。一九三三年五月底的塘沽協定，安置了日本統治華北的基礎。而一九三五年七月的何梅協定，奠定了日本佔取華北——首先是冀察爲殖民地的實際開端。妥協，讓步，屈服的政策，不僅不能稍壓日人的貪慾，相反的更刺激和鼓勵了他的兇殘的無厭的侵略氣焰，日本軍閥以不可一世的氣概，肆無忌憚的倡言「不費一夫一卒，爲皇國增加一大塊土地」（土肥原），「實現帝國國策之初步，即爲變華北爲和平區；變華北爲共存共榮之樂土」（多田駿）。這樣去年秋季，日寇傾其全力來創造華北爲共存共榮的「王道樂土」，浪入漢奸的自治運動，請願和示威，香河三河的「民變」，「冀東防共」政府的成立，華北鐵道上重要戰警地點的佔領，軍事的威脅等等的手腕與把戲，都是爲着一個目的——華北脫離中國，建立滿洲國第二號。日本軍閥與外交家，與高彩烈的期待着自己的傑作的完成，期待着滿飲勝利之杯，可是，正當這時候，他們遭受意外的反抗和阻礙。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發展，使華北走上了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緊急關頭，並且在全中國的面前指示了同樣的命運，被壓制着，抑鬱着的群衆反日情緒很快的生成積聚着。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之壯烈的出動，使日益生長的民衆解放運動，突破一切壓

迫出現於街道之上，他們的英勇壯烈的鬥爭，引起了全國各地各界人民的同情和聲援，反日的示威，潮水一般泛濫于全國，反日的口號，春雷一般激响于全國。學生，工人，店員，文化工作者，農民，士兵一切我們民族的最優秀的人們，都大聲疾呼抗日救國的口號，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群眾同志之增長，反日運動之發展，引起了統治階級內部的變動，逼使南京政府不能不起來相當的遲滯日本的華北獨立計劃之實施，在這種局勢之下，日本帝國主義也被迫地不得不走上一種暫時妥協的解決，這便產生了冀察政委會，使華北問題「暫告一段落」。而日寇的侵略政策也就不能一往直前，而必須加以面貌的變更。

投降屈服的政策，祇能「滅自己威風，長他人志氣」，祇能鼓動狂妄的賊寇之冒險的勇氣！祇能喪權辱國！而偉大的民衆的反抗，即使在共同出動的最初的階段上，就已經能夠保持了華北的大好山河不致立刻淪亡！一個值得給某些人反省和猛醒的教訓！

民衆抗日救國運動的崛起，給了日寇的華北國陰謀以當頭一棍。可是，正因為這個運動的發展還在開始的階段上，所以，沒有能够打破日寇的全部計劃，日寇還能夠獲得足以暫時滿意的收穫而和南京的妥協。經過南京政府的手，華北主權的完整是大大的受了剝奪。日本帝國主義獲得了華北的半獨立，華北的財政的自由權，以中國的範圍內實

現反共的統一戰線，在反共的旗幟之掩蓋下滅亡中國。

抗日救國運動如火而茶之開展。抗日紅軍勢如破竹的馳聘于山西，使日本帝國主義大感到其對華政策有全部破產的威脅，惡意的大聲疾呼赤化危險，企圖以誇張赤化危險恐嚇中國某一部份的社會力量，使之站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旗幟之下，獲得自己侵略政策在中國的支持，而以防共的旗幟，結成日寇漢奸的統一戰線，而實行其滅亡中國的政策，從今年春季起，特別在紅軍進入山西之後，日本軍閥與外交家，強調的申述着赤化之危險，屬于大蔭政策之基本方針的東亞和平有被擾亂的危險。有田外相述及基本外交方針時會再三申說：「最重要者，為由赤化危險中救出東亞，確立東亞和平」(四月五日通電)。「對華政策不必拘泥于三原則，應以即于事態之方法，調整國交，而中日共同防赤應係先行工作」(四月三日同盟電)，在這一時期內，在華北與南京進行的中日外交談判之中心，正在所謂防共協定訂立的磋商。

可是放在面前的亡國滅種的慘禍，是這樣的顯明和驚心動魄，絕不能為誇張的赤化危險的宣傳所掩沒，而民族抗日運動的發展，已經有這樣的力量，迫使南京和華北的當局，不敢冒然地，公開地，和外敵站在一條戰線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共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受到全國人民的反抗，即資產階級的壁壘中，亦發出了：「假借外力以剿共，即共

亂劇平，外力干涉內政的結果，中國的主權，中國在法律上的地位亦完了，中國的生命亦完了」（益世報二月二十一日社論）的呼聲。在全國人民強烈的反抗的基礎上，日本帝國主義與內部一部社會力量結合為反共統一戰線的企圖是失敗了，相反的，日寇這種政策更加推動了全國人民的要求「團結統一，一致抗日」的運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成為全中國最普遍最通俗的口號了，甚至蔣介石的半官報紙密勤氏評論上，亦主張目前的勦共運動應該停止，以便協力以禦外侮（參閱七月十八日該報二四八期）。

這樣在民族抗日運動的發展的面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共統一戰線政策遭受了失敗；但是正如第一個時期一樣，因為全國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還沒有形成，武裝抗戰還沒有發動，以至整個的諒來，日寇更加加強與鞏固了，他在華北和全中國的地位；除了共統一戰線政策的失敗外，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日本在中國取得了新的重大獲得，華北增兵和大規模的走私；一師團以上精銳部隊之入駐冀察，控制一切重要的軍事戰略要點，不僅保障了華北的已得權力，而且準備了更進一步的侵畧與武裝進攻的陣地，大規模的走私，不僅使中國的關稅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一，並且兇殘的摧殘了中國的國民經濟，使得中國的民族資本處於毫無出路的地步，而威脅他們走向對日妥協與投降的道路。

祇有從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上，祇有從日本對華政策最後時期的失敗與成功的攻察中，

才能了解今天日寇口頭上高唱着的經濟提攜和經濟開發之深遠意義，本來從一九三三年一月廣田外相的國會演說之後，經濟提攜之口號，曾經盛行一時，但是不久被華北獨立的事變掩沒了下去，現在又被日本帝國主義轟動一時地故調重彈起來。據日本報紙的消息，川越茂出使中國之前，經外務軍部聯省所決定之對華政策是：「一……現在日本在東亞之安定努力之地位，已為各國所承認，且滿洲國的獨立與冀察冀東兩政權亦已確定，故日本對華政策之最大急務，乃設法促進中日經濟提攜，本互相扶助之原則以取實利。二、現在中國在各方面，科學技術之點均有重大缺陷，日本應加以互助，同時認清農業中國與工業日本之特殊關係，使日滿經濟集團延長到中國，結成「日滿華經濟集團」。

川越茂抵華後反復在口頭上之經濟提攜，經濟合作的談話，日本之國策再密定的空氣，竟使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營壘中的某些人，發生了阿Q式的自慰自欺的幻想，譬如蔣介石氏就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發表了「半年來較之以前的情勢更有一線的希望」的論調。而大公報記者則大聲急切地認為：

「吾人以爲日本最聰明的做法，爲放棄九一八以來之武力主義，而從和平的政治經濟方面入手……新駐華大使川越茂實代表日本廣田內閣，所謂外交之主張俱來，竊念此殆日本聰明外交之再起，而極有歷史意味者也。爲日本謀，此究爲最理智之辦法。以中國

立場言，政府固願在和平途徑上獲得與日本合作之道……」（社論）

既謂爲聰明理智，復頌之云有歷史意味，考恐歡迎抵吮之稍遲者，嗚呼！

對於實有一綫希望論者，我們只有請他讀一讀須磨領事之談話與半年來之事實，稍爲用些腦力想一想，須磨先生說：

「在中日之間，已不是親善，而必須使用依存一語，關於此點余已屢向國民政府要人表示……說句澈底的話：南京政府將來有兩路，對日依存，或對日作戰」。難道一綫希望在對日依存麼？

對於高談歷史意味的大公報，應該想一想，到底這句話的真意味在那裏？從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那麼高唱着的經濟提攜之歷史意味祇能在於：

一，這是武裝佔領後的必要的補充與鞏固陣地的方法。遠在兩年前，日本軍閥已經說：「日本對華政策之最重視者，爲經濟及軍事方面之合作，而促進經濟財政方面合作之勢力，常遙遙落後」（引自一九三四年中國經濟情報二五頁）。這種情形，在冀察冀東兩愧偽政權樹立之後，在華北大舉增兵之後，更是顯著了。目前必須加強經濟的進攻，以彌補這種落後以鞏固已得的陣地。

二，這是新的武裝後之準備與陪襯。難道能夠否認在提攜聲中綏遠方面之火藥氣味

嗎？難道能夠否認滄石鐵路及其他公路之建築是爲以後便利以于屠殺中國同胞之準備麼？難道成都事件後，還缺少日寇新的積極行動的響號嗎？

三，這是要把全中國的經濟命脈，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手裏，使中國成爲日本的經濟附庸。這就是把日滿經濟集團延長到中國，這就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意義。使中國在經濟上完全失去獨立，而「依存」于日本，而政治上的奴隸必隨經濟的「附庸」而俱來。

四，這是在防共統一戰線失敗之後，新的爭取中國某一部份社會力量，爲其侵略政策的社會支持的具體步驟。經濟的進攻在表面上不像大炮炸彈那樣嚇人，因之，不致立即引起發展中的民衆反抗運動之突飛猛進，而且提攜合作的口號，確乎可以博得陷於絕境的民族資本家的一部份的幫助和擁護，吳鼎昌等之中日貿易協會，劉鴻生之中日火柴業產銷聯營社……以及大公報記者等的論調，指証於這方面的某些成功。

要談「歷史意味」的話，那麼他就在這裏，而不在于任何別的地方，但是除了歷史意味之外，更重要者是日寇實施其對華經濟提攜的現實狀況，日本對華的經濟提攜的第一個供獻是走私；走私是中日經濟提攜的曲型，在這種提攜之下，去年一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供獻給中國以三萬萬一千萬元的不交關稅的貨品（超過正常輸入的日貨一倍以上），今年的供獻是更大了，差不多全中國總輸入之三分之一以上是走私貨，中國政府的財政

，在這個提攜之下，瀕陷破產。民族工業在這個提攜之下，陷于死亡，第二個提攜贈品是民族工業的被吞併；在紡織工業方面，華北紡織業巨臂之裕元，北洋·寶成；華新已經被日寇提攜了去，而且三大日本紡織公司正在準備在天津建設東方開闢夏，在重工業方面，榆關的柳江公司被關東軍直接的提攜去了，而河北其他各礦業，亦都有日資的侵入，與中公司正在籌備開採龍烟煤礦，並且已向閻錫山提出在山西煤礦應由中日合辦；火柴業已經設立了「中日產銷聯營社」，至肥皂方面，日本七大油脂公司已在華北設立「輸出共販組合」。並準備在天津開一大肥皂廠……够了，這種提攜難道不是民族工業之一服鴆酒？

第三，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首先是華北的植棉，是「棉業五年計劃」，中國農村經濟在這個提攜下將更加破產，更加成爲日本紡織業的附庸。第四，爲便利皇軍剿滅「匪賊」及開發內地資源而建設的鐵路與公路，滄石綫，與彰濟綫及許多公路都在動手了，狀況之後，正是塘沽。大沽兩港亦加強地「經營」着。看了這種提攜現實「只要稍知廉恥」，稍有常識的人，則不應該說出中日經濟提攜是中日兩國都有利益的話來（一九三五年中國經濟情報，二八頁）。

不僅如此，假如有誰竟被經濟合作的囑雜的呼聲所蒙蔽，以爲今天日本的政策祇限

於經濟的進攻。那他陷入不可寬恕的錯誤之中；經濟提携和經濟合作，雖然，被日本帝國主義的報章，雜誌和外交官的外交辭令所噴染着，被不肖的漢奸、準漢奸輩所頌揚着，但是日寇的對華侵略的現階段，不限於經濟的進攻，而且主要的不是經濟進攻，經濟的侵略祇不過是政治和軍事侵略的附助和陪襯，無論他叫喊得如何兇；卽川越出使前鄭重協議而後定的對華基本方針中，就有着如下之一條：

「一，作爲對華政策之全體，有採取切實漸進主義之必要。惟在日滿華三個接壤地帶之華北冀察冀東南政權既已樹立，並與日滿兩國之關係，亦已漸次調整，故有速使其擴大強大之必要；現在防共工作將要完成，日僑居住營業等自由，亦完全受保障，將來必須使冀察冀東南政權合流，樹立單一獨立政權，俾收健全發展之效，且可藉以山東韓復榘山西閻錫山等合流工作，而建設日滿華三國保有調整關係之理想鄉」。

事實上，新的綱領上（侵略）的第一項，仍然是完成未完成的任務，即華北滿洲化。這方面腳踐實際地堅實的做着「華北增兵了」。「演習」，家常便飯似地天天「演習」着；冀察政權大批的日本顧問是聘請了，王克敏，曹汝霖之類的老牌漢奸是榮升了，一切挑釁和小戰壓逼着廿九軍及最後一個中國兵士退出河北，華北獨立的海關已經建樹了雛形；直接的干涉和鎮壓反日運動早在實現是中！山東山西之「合流工作」急劇地在進行；韓復

渠面前已經放着五項要求，日僞匪軍的刺刀的銳鋒直指著綏遠。難道這些事實，是大吹特播的「觀善」「提攜」的聲浪可以抹煞的麼？

特別是最近幾星期的事實開展，給了一切歌頌讚嘆日本對華政策有聰明的睿智的轉變的人物，以冷酷的諷嘲與殘忍的諷刺。當日寇和漢奸們的經濟提攜，國交調整的合奏，還在調整綜絃。初試嗓音的時候，殺風景的軍樂和炮火聲，却已經隆隆地徹响起來。在短短的休息之後，日本帝國主義重新又轉入攻擊了，在鞏固了華北的陣地之後，在大舉增兵佔領了一切華北的戰要點之後，在控制了內蒙之後，在引動自殺與殘殺的西南與南京間的內戰的企圖失敗之後，經過無數會議的討論與鄭重協議之後，爲達到一定目的，各種「意外」事件，有計劃的被製造了起來，由成都而北海，而豐台，而漢口，而上海，繼續不斷的發生着「不幸」事件，不管這些事件各在其本身上有何種差異和不同，而實質上都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的惡毒的挑釁計劃所引起的！這種挑釁的目的是爲造成華北之完全獨立，建立在華中華南之侵略的新根據地，及鞏固在全中國的統治地位。成都事件所提出的八項要求，無理的蠻橫的要求（包括根絕一切反日運動，修改教科書，解散反日組織與會議，南京政府應對國民黨之反日活動負全責任，以及不准妨害成都領事館之開設等等），日本海軍之向華南中出動，華北七千日軍在北甯平漢路的「秋操」，日本報

紙的不敬的口吻和挑撥的言論，都在中國人民面前狂亂的敲着警鐘——中華民族生命千鈞一髮的警鐘。寇深矣！中華民族熱血的男女們！起來！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事急矣！不甘爲奴隸的人民大眾，在最近一年來抗日救國的鬥爭中，你們已經表現了無限的英雄氣概，保持了華北山河不致即刻淪亡，打擊了企圖消滅反日運動的反共統一戰線的形成；可是華北的淪亡更緊迫了，寇賊的根絕，反日運動的呼聲愈益震盪了。我們應該堅決地，更親密更廣泛的團結一致，表現我們組織的特長，將全民族的一切力量，一切武裝，一切財產，一切智力都爭取到抗日救亡的偉大陣線中，并把他們組織起來，發動反抗日寇的革命的神聖的防衛戰爭，祇要我們偉大的民族，能夠在抗日的旗幟下團結起來，我們必然地能戰勝日寇。必然的能保存我們國家的領土主權的完整，求得民族的完全解放和獨立。爲創立更廣泛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抵禦日寇的進攻而鬥爭，爲爭取全國武裝力量參加與發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而鬥爭！

(二) 國民黨的分化和動搖

滿洲事變之後，國民黨不是由于恐怖，而是由于自願的擔任了爲日寇侵略的清導夫的責任，不抵抗主義，三天亡國論，長期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各色各種花樣，實質

都是一樣的爲着投降。屈服，退讓，特別是當着上海戰爭之後，全中國及全世界的人士，都能够根據這次戰爭的經驗指証：如果全中國的武裝力量能夠統一起來。如果這個武裝力量能够與誓死不作亡國奴的人民大衆結合起來，那末中國有充分的力量，去殲勝兇殘的日寇。可是，當權的國民黨南京政府不僅在上海戰爭的當時，採取失敗主義的路綫按兵不動，並且阻碍別的部隊之出動增援，陷十九路軍和第五軍于孤軍抗禦之中，同時進行和平談判，簽訂喪權辱國的淞滬協定，且與日寇痛飲香檳舉杯慶祝！上海戰爭之後，更加高唱「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用以動員他所能動員的力量，以壓迫和瓦解群衆的民族解放運動——而這個運動正是日寇在實施其侵略計劃時之唯一的嚴重的威脅，國民黨政府無視蘇維埃紅軍屢次三翻的提議，停止進攻紅軍，一致抗日，反而動員三百五十餘團的兵力，對江西蘇區進行絕望的進攻，同時高倡「侈言抗日者殺無赦」，解散一切抗日團體，封閉一切抗日的報紙和刊物，禁止一切抗日的集會結社，一而再，再而三地發佈陸軍令，用其全力灌輸中國無力抗日論，恐日病，奴隸心理于群衆之中，馴至報紙編輯爲登載閒話皇帝之小品而判處一年有半的徒刑，馴至一切報章要以××代日本，同時反而以民氣消沉爲自己的賣國政策張目。國民黨政府與其說是獨立的或半獨立的政權體制不如說是侵略者手中的憲兵來得切合當時的事實，在前方軍事剿匪與後方文化剿匪之中，

毀滅了多少的田園屋舍，殘殺了多少我們民族的優秀人才，耗費了多少國家財富與兵力，其結果祇是幫助了日寇乘虛而入，滿州淪亡了，熱河失陷了，冀東在非戰區名義之下斷送了，濟南協定簽訂了，華北五省整個在敵人口中，亡國滅種的慘禍，已經是最直接的威脅了，而國民黨本身亦在無可倖免之列。果然，去年五月，何梅協定之中；竟至承認華北五省黨部之解散，國民黨要員之驅逐——歷史事變發展的過程証明，東北四省之淪亡，國難之愈演愈慘愈烈，不能不由國民黨負其完全的責任。但是，事變發展到這個階段，不能不警告與促進統治階層中許多人的覺悟，體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真理，國家淪亡，國民黨絕無倖存之可能！

日寇的侵畧，為投降屈服政策所鼓勵愈益兇殘；愈益貪得無厭，中國——首先是華北——直接處在行將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命運的面前，全國同胞——首先是華北的同胞——直接處在行將遭受亡國奴慘痛的面前；可是，我們有四千餘年歷史的偉大的民族，是不會無禦無戰的淪亡的，我們有太平革命，一五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光榮的反帝革命傳統的同胞是不甘被人宰割的，反日義憤的狂潮，不是任何壓迫恐怖所能阻攔的。果然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北平學生的示威，以民族解放鬥爭成熟的指標的姿態而出現于街道之上；日本帝國主義兇殘的侵畧，威脅着國民黨自身的生存，民族解放運

動所表現的偉大的不可估計的力量，這兩方面，都推動着統治階層重新估價自己所執行的政策。

更重要的更有影響的因素，是在亡國滅種目前國內階級力量的重新結合無疑的，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的高漲，是根據於這個階級力量的重新結合之上的，亡國滅種的危險，不僅推動了工人階級及農民羣衆之中，更廣大更落後的階層參加反日的民族鬥爭，而且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及智識份子，包括其上層份子在內，亦入于這個狂濤之中，不僅如此「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與小地主以及一部份軍閥，對於目前的新的民族運動是採取同情中立，以至參加的可能，民族革命戰線是擴大了」（中共中央十二月決議），在這個階級力量重新結合之中，特別顯著的是小資產階級上層份子的轉變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分化，民族資產階級對日本的侵略，陷于絕望的無出降的境遇之中，他們內部發生了深刻的分裂和分化，其中一部份企圖投降日本，附庸于日本帝國主義之下找尋出路，一部份，則希望日本帝國主義能夠滿足于已得的侵略獲得不再前進，而他們能在「偏安」的局勢下取得太平，第三部份，則轉向于積極的抗日戰爭；以維護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這大半年來的過程，正是這種深刻的分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明白的表現出民族資產階級營壘中的兩極化。雖然，直到目前，一大部份民族資產階級還相信讓步妥協

可以滿足日本，可以求得苟安。然而殘酷的事實，一天一天的粉碎了他們的幻想。

至於爲資產階級上層份子之轉變，則最明顯的表現于文化界之積極化，及許多平教及鄉村建設運動的參加者和領袖之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運動。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在大革命失敗之後——特別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第一個抗日運動浪潮過去之後，在嚴重的反動空氣之中，充塞着悲觀、失望、躊躇、煩惱的情緒，其中一部份沉醉于荒淫享樂的生活與懨懨之中，一部份甚至轉向於希望蔣介石的獨裁，有些則在幽默之中找尋「會心的微笑」，即使其中的最好的部份，亦在「點點滴滴的改造」的哲學之下，在純學術之中，考証及古文古史之整理研究之中找尋安慰，更堅實的則是尚在不變更現存的關係之下，實行局部的改造，這就所謂平教促進會，鄉村建設等等。反日民族革命運動，首先推動了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走上勇敢的抗日抗爭的陣地上來，以馬相伯老先生爲領袖的二百幾十人的宣言，上海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國會的成立，在無錫開會的平教促進會的年會上一般的情緒的轉變，許多平教領袖（如俞慶棠先生等）的聲明祇有整個社會制度之變更，他們的工作才能發生真正的効力。手工業者，店員之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運動，學生運動之新高漲等等，都指明了小資產階級群眾及其上層之情緒的轉變。許多我們民族的優秀的智識份子，今天已經成了廣大羣衆所愛戴的抗日運動真正的領袖。

階級力量重新結合 民族資產階級之分化，小資產階級情緒的急劇的轉變工農群衆反日鬥爭之高漲，所有這些不能不反映于南京統治階層之內部，對於南京政府政策之變動，有不及作用的另外一個因素是英國遠東政策的某種程度上的強化和他在南京內都影響之增加，大家知道的：在滿州事變之後，英國帝國主義的遠東政策，是對於日本的侵畧採取一種放任取巧的政策，而從一九三五年起，當着歐洲和遠東的局勢有着急劇的變化之後，英國帝國主義的政策產生了一種新的趨勢，就是企圖組織一種較有力的反對日本侵畧的國際運動 李滋羅斯的來滬，南京的貨幣改革，粵漢路的通車，西南事變中英國的立場，香港軍備之大大的加強等等，都說明了英國政策之變動和它對南京影響之增強，這就不能不反映于南京內部之分化及其政策之變化和動搖。

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之第一個嚴重的指標就是一九三五年春，以十九路軍及福建人民政府領袖爲基本的新的政黨——民族解放大同盟之成立，這個新的政黨在政綱上提出了鮮明的反日和反對南京的口號；并且力圖參加與形成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對蘇維埃和紅軍繼續福建政府時代的友善關係，并求得更進一步的共同奮鬥。

第二個嚴重的指標，是國民黨五全大會前後的改組派的下台，以民族改良主義、和反日空談的代表者，在一九三一——三二年第一個抗日浪潮時登台的改組派，在幾年來

的實際的政策中，完全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成爲整個南京政府投降政策之經紀人，成爲全國人民義憤所集的衆矢之的！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之前後，被當作贖罪的羔羊而犧牲了，

第三個嚴重的指標是兩廣事變，兩廣的發動，顯然是受日本的挑撥而起的，但是兩廣的發動不能不用抗日的口號與旗幟，這不只是證明在羣衆中民族反日運動之成熟，而且指明在統治階層中抗日的情緒的生長。而兩廣事件之和平的妥協的解決，說明了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已經成爲全國人民的口號，使雙方不敢冒然地進行戰爭。

第四個嚴重的指標，是南京內部各派系之間在對外政策之分裂和爭執，很明顯的南京內部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外交政策之爭鬥：（一）親日降日派。這是以楊永泰，張群爲首的政學系所主張的，張羣外長在五月間之外交演說是最明顯的他們的綱領，對日是無論如何都是親善「提携」的最卑鄙最無恥的北京政府時代遺留下來的政客官僚的集團。是漢奸賣國賊的垃圾堆，可惜，在今天他們還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各部長之中，各省主席中佔着優越的位置。（二）歐美派，這是以孔祥熙，宋子文，以及X系所代表的，他們企圖的英美方面找得支持，他們想抵抗，不但是極端害怕羣衆運動，這些人未曾沒有愛國的心理和情緒，然而對於羣衆運動的担心，妨害了他們積極走上抗戰的道路上來，但是日本

的繼續的無厭的侵畧，民族資產階級之繼續的分化，以及一部份之更加左傾，羣衆鬥爭的高漲，將推動他們更向抗日的方向上走。(三)以馮玉祥氏爲代表的，而在下層的黨員羣衆和軍隊中有相當的影響的一派，這派主張武裝抗戰，主張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可惜這派，一方面今天還不能在南京內部有重大的影響，而另一方面，還空談多於事實。談話演講，自然是件極好的事，可是切實的行動，對於我們偉大的民族命運，更加切要的緊迫了，因爲寇深矣！事急矣！

最後一個，同時是極重要的一個指標，是國民黨下級黨部，黨員羣衆，公務人員及軍隊中之軍官和士兵中，抗日的民族革命情緒之增漲，對於南京現政策的不滿義憤的增漲，從痛苦的經驗教訓中，從身受的難堪的侮辱中，從華北黨部的解散中，從日本在河北任意逮捕國民黨員及公務人員中，從強迫撤退中，從各種意外的侮辱中，使他們不能不鄭重的思索；許多黨部對華北黨部解散之悲憤，請求討伐殷汝耕之通電，地方黨報反對反共協定的呼聲，反對內戰之呼聲，杜曦，續範亭之自殺，廿九軍，東北軍，中央軍，粵桂軍中，中下級軍官抗日情緒之激昂，公務人員，警察，對抗日救國運動的同情，在學生示威中，「只要有命令抗日，我打先鋒」的誠摯的呼聲，都指証了這點。

在抗日民族革命運動高漲的基礎上，在國民黨及南京政府，內部的分化和鬥爭的基

礎上，產生了南京政府政策的動搖，它取消了某些以前的基本口號，或把他放在第二位上，但是整個的國策，依然保持着基本上的不變，在群眾的壓迫下，接受了某些人民的要求和口號，但是加以塗改和歪曲，國民黨的五全大會和二中全會，像一面鏡子一樣反映出這種情況。在五全大會和二中全會上國民黨幾年來的基本政治口號，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是暗淡下去了，「剿共」「反共」的口號，在大會的宣言的基本綱領中是不見了，訓政時期宣佈了結束，準備召集國民大會，對於叛逆殷汝耕下了討伐令，這些都是顯明的變更。然而，對於在目前中國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問題——在對日的關係的問題上，仍然決定所謂「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的基本方針，實質上這種方針是不抵抗主義的變象，在對民衆的愛國運動——首先是學生運動，發佈戒嚴令，解散平津學生會，屠殺鎮壓逮捕學生及一切愛國的羣衆，以及用各種方法分化瓦解這個運動。對漢奸殷汝耕之流，除一紙空文外，並沒有任何動作，對於紅軍的抗日前進依然到處阻撓，並進攻抗日根據地的蘇區，爲解決兩廣事件而召集二中全會，更清楚的反映出這種搖擺。二中全會對於兩廣的抗日口號，不能加以任何反駁。相反的，不能不對於外交的最後限度加以確定，申明：「對外政策所抱的最低限度，絕對不容忍任何損害領土主權的完整，……絕對不訂立任何損害領土主權的協定，絕對不容忍任

何損害領土主權之事實」• 在民衆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下，使南京政府亦不敢利用自己戰畧的優勢進行對兩廣的「討伐」，對於全國人民所大聲疾呼的民主要求，不能不提出現代國家的口號來作爲對於這種要求某種限度上接受他表示，「劉共已經在全會的主要文件及演辭中不提了，但是另一方面，在對日問題上，又武斷的盲目的斷言：「半年來的外交情況較半年前更有一線希望」，倡言半年來沒有容忍損害領土主權之事實，抹煞半年來中重大的日寇侵畧的事實（走私，華北增兵，國家獨立……等），而外長張羣的演說，則爲日寇所讚揚，對於國內團結一致抗日，則說用全力共赴國難之必要，而不說團結統一是有着什麼目的！抗日呢？還是降日？並企圖以國民黨內各派的團結以代替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對於停止內戰的口號不敢勇敢的徹底的實現，而且最近並企圖從新地揭起反對紅軍的新的戰爭，進行對紅軍及蘇維埃的新進攻，對於羣衆用民主政治的要求，則以非驅非馬的國民大會來搪塞，實際上，國民大會祇是對民主政治的諷刺畫，在官場及半官場的報紙上，容忍和允許登載和散佈與紅軍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而同時又害怕與任何人訂立抗日協定。

在最近的時期不可以看到，一方面國民黨內部及南京政府內部，加強着分化神氣，另一方面，顯然暴露了南京政府之一種新的動向和趨勢，雖然，這種趨勢還僅僅是一種

趨勢，在今天還沒有否定舊的政策的基本。然而不能無視這種趨勢，在當前國際和國內的環境中，這種趨勢顯然是會繼續地發展和生長起來的。因之假如把國民黨和南京政府及其軍隊看做是單純的一色的整體，顯然是十分無聲氣的，不切合於事實的公式主義的錯誤。同樣，將國民黨蔣介石和南京政府與日寇等量齊觀，與滿洲國溥儀傀儡等量齊觀，一樣是很大錯誤的。看做一個不變的死的賣國集團，顯然是忽視了這一年來政治生活中的新的現象，忽視了對於今天的歷史時機的，具體特點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估計。

我們今天的鬥爭，是為着戰勝威脅我們的民族生命生存的兇殘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我們應把一切力量團結在抗日的目標之上，在現在的階段上，一切應該服從抗日鬥爭，為着戰勝我們目前的好狡的兇暴的強大的死敵——日寇，我們不僅需要吸收最廣大的，真正革命的，真正覺悟的和真正純潔的份子，而且需要吸收中國社會上各階級和各階層中一切可能的，那怕是暫時的，動搖的，半途而廢的同盟者和同路人，來參加反日民族解放鬥爭，以便能夠更有力地，更順利地，更迅速地驅逐日寇滾出中國去。為着戰勝這個敵人，我們必須使他陷於完全的孤立無援，四面楚歌的狀態中，因此，我們對於統治階層中任何一個搖擺，任何一個微弱的抗日的趨勢，都不應該忽畧，我們要爭取民族的份量，一點一滴都滙合到抗日巨潮中來，

即使這個力量僅是一點一滴，即使這個一點一滴的力量，還只是暫時的動搖的，何況他不僅是一點一滴，何況他們中間還可有較久的同盟者。

很明顯的，要爭取這種在動搖中的力量來參加民族的統一戰線，不是靠「容忍」，而是靠鬥爭；沒有爲統一戰線的鬥爭，便不能達到統一戰線，只有經過鬥爭，統一戰線纔能夠達到。對於統治階層中親日派的鬥爭愈加激烈愈加無情，則愈能夠幫助其另一部份的清醒的過程。對於統治階級的錯誤政策的嚴肅的很有根據的認真的無情的批評，將是幫助其內部左傾份子增強自己的影響，克服其本身的動搖最有效的方法。只有最廣泛的，最有力的人民的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展，才能使統治階層中之有抗日傾向者，感覺到腳底下有這種墊的土地，使他們在某種條件下，不能不加入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人民的統一的抗日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是爭取統治階層中的一切可能的部份，參加抗日鬥爭的發動力。

不是無視與抹煞統治階層內部的分化及動搖，不是赤裸裸地武斷地斷定一切統治階層的人們都是一樣的，一色的，至死不悟的漢奸，因爲這是不合真理，不顧事實，而將一切動搖的力量向敵人懷抱中推送的愚蠢的兒戲；同時亦不是以對錯誤政策之「容忍」「諒解」來求得統一戰線，因爲這將是抗日統一戰線之死亡。我們須要冷靜的確切的看到

國民黨及南京政府之深刻的分化及劇烈的動搖，我們須要進行堅決的爲統一戰線的鬥爭，我們須要嚴肅的認真的對錯誤政策的批評，我們需要開展最廣大的羣衆運動，以加深統治階層內部分化，以爭取其一切可能部份參加抗日的偉大的民族解放而鬥爭。爲着民族解放事業的利益，這種方針是必須的，爲着進行反日寇的嚴重的武裝鬥爭，爭取統治階層中的軍隊之全部或大部的參加，是完全必須的。

擴大，擴大，更擴大我們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陣容；加強，加強，更加強我們爲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這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保證，這是驅逐日寇出中國的先決條件。

(三) 民主共和國——當前的戰鬥口號

無疑的，在去年的一年中，中國共產黨和全國的愛國同胞，爲着實現民族統一戰線以抵抗日寇侵略的鬥爭，已經獲得極重大的成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國統一團結一致抗日的思想，已獲得了中華民族最大多數的優秀的人們的同情和援助。不論在北平或廣州，不論在成都或上海，不論在學校或工廠中，不論在營房或農村中，不論在商場或機關中，在我們廣大的中國人領土上的任何一處，任何一角，一致抗日的願望和行動都在與日俱增的發展着。工友們，農友們，店員們，武裝弟兄們，農村運動者們——特

別是學校中的同學們，都進行着英勇壯烈的可歌可泣的偉大的鬥爭。爲着挽救民族的危亡反對強暴的寇賊，我們的鬥爭，我們的犧牲流血，不是空的，不是沒有代價的。正像我們指出了的，他們已經替我們的民族，在困苦艱難之中，獲得了華北半壁山河，不至即刻淪亡，阻止了日寇的「反共」（滅亡中國）統一戰綫的形成，更加重要的是打下了真正廣大的民族統一戰綫的初步的根基，這是戰勝日寇的先決條件。

這一年的成就是不小的。過去辛勤耕耘的收穫，正是今後抗日救國運動無限的擴大的根基，正是徹底戰勝日寇之第一步，無怪我們的死敵，在這個成就的面前現在已經寢食不安起來，必欲撲滅之而後甘心。可是，假如同我們希望的相比較，同日寇一年來的新侵畧獲得比較，那我們的成就真是太小了；我們須得承認，雄偉的民族抗日陣線還沒有形成，廣大千百萬的勞動大眾還沒有引入鬥爭中來，爭取動搖的力量參加抗日戰綫所得到的成績還不多，因之，神聖的武裝抗戰還沒有能夠發動。這些當然是與我們工作的錯誤和缺點相聯結着的，要總結這些錯誤與缺點，須要單獨的論著；我們在這裡祇指出其最主要者，爲我們對於民族統一戰綫之爲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缺乏堅定的明確的確定與認識。在開始的時候，甚至將國內的統治者與國外的敵人並立着，這顯然一方面大大的束縛了統一戰綫的廣大性，另一方面減弱了對主要敵人的火力集中；其次，沒有

把爲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創立與爲勞動群衆的直接的利益的鬥爭聯絡起來。實質上這是共產黨新政策的互組聯絡的兩個不可分離的特點。常常忽畧與放鬆後者，以致爲統一戰線的宣傳和鼓動陷于缺乏生氣與抽象，以致沒有能動員廣大工農羣衆，積極的成爲統一戰線中的基本部隊。第三，無生氣的公式的應用統一戰線政策，不會具體對付個別的人與個別的小集團，不會使統一戰線最低的初步的方式開始，而空洞的號召其最高方式之樂觀，另一方面對於統一戰線的鬥爭，反對統一戰線的敵人的鬥爭不夠，和強者之正確的方針缺乏。

我們覺得，如果將次要的缺點置之不談，則其最重要者大概如上述。現在讓我轉到本文的主要問題——關於民主共和國的口號的問題，首先是爲什麼我們在今天要提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

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以目前中國國內外的整個政治環境中產生出來的，是目前時機的具體的特點中產生出來的，是以階級力量的重新結合中產生出來的，是以我們一年爲作民族抗日統一戰線鬥爭的成功和錯誤的經驗中產生出來的。經過鄭重的考慮而提出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至少是根據下列的理由：

(一)在已經形成的中國環境中，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最能動員一切抗日和民主的

力量去保障中國的領土完整和防止中國的人民遭受亡國奴的慘禍的口號，最能動員全國愛國同胞去反對日寇侵略保衛中國的口號。無疑義的，在中國今日的政治生活中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是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的問題，是防止中國人民遭受亡國奴的慘禍的口號。無疑義的，在中國今日的政治生活中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最能動員全國愛國同胞去反對日寇侵略保衛中國的口號，」是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的問題，是防止中國人民遭受亡國奴的慘禍的問題；同時無疑的，解決這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全國人民一致團結進行神聖的民族解放自衛的戰爭。問題是怎樣？在什麼口號之下，我們能够最迅速的最順利的團結全國一切力量進行抗戰，這個口號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口號。目前這個政治口號能夠達到羣衆的廣大的部份，他能把國內生活最緊迫的問題和進行反對日寇的革命鬥爭聯絡起來。因為這個口號是人民的迫切的民主要求中產生出來的，並且是國內統治者的允諾（取消訓政，實行憲法）中產生出來的，因之就是最適當的口號。

(二)民主共和國的制度是進行抵抗日寇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最有利的國家形式。民族革命鬥爭是正義的進步的神聖的自衛的戰爭。這個戰爭要求的勝利，必須全國人民積極參加和他們愛國主義熱情的最高度的發展，而民衆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不可分離的，只有到達和平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之後，民衆的愛國主義熱情才會洶湧澎湃而湧現

爲無攻不破的力量，與外敵作殊死戰。當着民衆在政治上被奪去權利的時候，當着民衆被壓迫被摧殘的時候，當着賣國有價的愛國有罪的時候，當着祖國的命運不是由於民衆而是由於少數的特殊人物撐權的時候，顯然，民衆的愛國的熱情是被壓制着不能發展，可能表現的。國內的民主主義的改革是戰勝外敵的先決條件的保證，法蘭西的大革命，歐美的獨立戰爭，土耳其的解放運動，都爲我們作爲歷史的証據，被某些人惡意的引來作爲中國無力抗日的根據。阿比西尼亞的失敗，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外抗戰沒有和內政的民主改革聯合起來。中國發展着的救亡運動同樣是最好的指証。廣大人民羣衆，當民族危機千鈞一髮的時候，勇敢和堅決的起來要求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而同時同樣的迫切要求國內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與抗日救國運動辨証的聯合統一着，是很明顯的。廣大的民衆熱愛着自己的祖國，深切的關心着自己的命運，他們要求參加救國的運動。不是被動的，附仰隨人的，奴隸式的「盡忠」，而是積極要把祖國命運的決定之權掌握在自己手裏。民主共和國的普選國會制度，雖然它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的，但是在反抗日寇的侵略中，他毫無疑義的是一個進步的有利的國家形式。因爲在這種國家形式之下，民衆發展其愛國的熱情，創造性積極性至極大的限度——而這正是反抗強敵的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力量的泉源。法西斯主義者及半法西斯主義者的論客們說明什麼？應說

爲了國權與民族的生存暫時犧牲「主張甚堅」站在獨裁的麾下作爲英勇的奮鬥的戰士；這不僅暴露這些先生們之歷史的和政治的常識的缺乏，而且確定了他們是和民族革命戰爭中之失敗主義投降主義互相聯絡的。

(三)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中國內部的生活絕對必須的那些改革之徹底實現的總口號；他是徹底地的消滅一切國內政治生活中社會經濟生活之中世紀封建殘餘的口號！這和封建半封建殘餘的沉重的壓制着中國的社會生活變成爲他們的發展與進步的大阻碍。在工廠中農村中在兵營中在國家機構中在社會生活中，存在着政治的經濟的文化道德的半封建的桎梏，不僅沉重痛苦的，壓迫着工農大衆，而且阻礙着國民經濟發展，阻礙着資本主義的普遍的迅速的發展。正因爲這樣的原因，今日中國的革命在其內容上是反帝國主義革命與土地革命，在其性質上則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幟。特別在目前的階級力量重新結合的情況下，這個口號的提出，尤是必要的。因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不單是能夠幫助我們吸收他們參加到反日的革命戰爭中來的口號，而同時反是和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不徹底性半途而廢的性質鬥爭的口號，它不僅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地主資產階級軍事獨裁的口號，而且它反對任何的非驢非馬的口鼻不同的所謂「憲政」政治（如月前公佈的憲法和根據

而召集的國民大會之類。）他要求實現國家的民主主義。

(四)自然我們——共產主義者爲着提出民主共和國和普選的國會的口號，對我們十分明白的了解他們的歷史的限制性，它的弱點與短處，他們的資產的性質。因之我們不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一樣的把他看做「絕對的理想」看做神聖的不朽的制度，而把他看做在今天進行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有利國家形式，看作實現真正的徹底的民主主義過程，看作爲實行達到社會主義的第一步。但是這是必須的過程，「凡是要想達到社會主義而不想經過民主主義的人，他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必然的走到反動的結論上去。

「(列寧：兩個策略)

這就是爲什麼在今天提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的原因。次之應該說明蘇維埃和民主共和國的問題。

當着我們提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的時候，人們將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們——共產主義者不是用盡力量證明並且反覆的証明蘇維埃共和國較之普通的民主共和國是更高的民主主義形式。爲什麼今天反提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呢？何況蘇維埃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好幾年，一直存在着！何況幾年來的鬥爭都是爲着蘇維埃的口號？」這是可能而且應該的問題，是應該解釋說明的問題。

是的，列寧曾經說過並且屢次說過：「蘇維埃共和國比之於自立憲會議的平常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是爲更高的民主主義的形式」。（論立憲會的提綱，並在叛徒考茨基一書中引証並證明了他及其他許多論文）這個列寧的提綱，毫無疑義的是正確的。不但列寧以天才的理論明確的證明了他，而且是中國蘇維埃運動幾年來的歷史，也証明了它。蘇維埃共和國無疑的是高於平常的國會主義民主共和國。這是真理，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真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哲學說：「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誰要無意味的背誦爛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鮮的運動的今天的實際狀態，那就會使活的馬克斯主義成爲死的字眼的犧牲，把革命的理论變成行動的教條，而不是行動的領導。

新鮮靈活的今天中國實際狀態，是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其瘋狂激進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一切侵畧的方法，實際的將滅亡中國的問題，提到議事的日程上。中華民族處于危急存亡千鈞一髮之秋，而國內呢？在一部份領土上統治着高度的民主主義的蘇維埃制度，在大部份領土統治着取消一切民主的地主資產階級的軍警專政。兩者也同進行了接續幾年的國內戰爭，這樣使中國的力量不能團結和統一起來給日寇以堅決的抗擊，顧及這樣靈活確切的事實，那麼應該說，雖然在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上，蘇維埃共和國較之平常之民主共和國是更高的民主主義形式，第二，統一民主共和國較之一部份領土

上（主要的在經濟上落後的區域中）的蘇維埃制度，是在區域上更廣泛的民主主義（小部份不到十分之一）的同胞等受更高的民主權利，而十分之九以上之同胞完全被剝奪一切任何的民權的情形，無疑的更是廣泛的亦就是更高的民主主義形式。第二，最重要的是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能夠促進加速中華民族力量的團結與統一，去迅速的實現驅逐日寇出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能夠團結一切抗日與民主力量去保衛民族國家主權的完整，正因為歷史的急劇的轉變，複襍的形式要求我們的口號變更。

當然，不是說，當我們提出了，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之後，我們便永遠拒絕或拋棄了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目的，為着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為爭取實現民族革命戰爭的最適當的初步的民主權利而鬥爭；同時這個鬥爭，就是為着徹底更高形式的民主主義的鬥爭的第一步為蘇維埃中國而鬥爭的過渡。其它關聯於這個問題的，我們想更指出另外一點，當列寧說及上列的提綱時，曾經着重的強調「平等的」這一句。參閱叛徒考茨基中立憲會議與蘇維埃共和國一章）但是假如把今天我們的需要爭取實現的民主共和國着着平等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制度將是很大的錯誤，首先因為我們處於民族危機百分緊急的「非常時期」，這個民主共和國的政府，不能不是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國防政府，不能不是「非常時期」的政府。為着實現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它不能不採取許多超出於普通的資產階級共

和國的常度的辦法；（如剝奪漢奸與賣國賊的選舉權，沒收日本帝國主義的企業等等。）次之，中國半殖民地性質及由此而產生資產階級之軟弱及無產階級之強大等等，不能夠不使它有異於平常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第三，中國革命的歷史階級鬭爭的歷史，亦不能不給它印上歷史烙印，這裡最明顯的是在中國的革命鬥爭中已經鍛鍊出了紅軍！——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以工農為骨幹的真正人民的軍隊，以及受過更高的蘇維埃民主主義洗禮的廣大地區，這不是平常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所能見到的。

這些不平常的特點，都使我們能夠更容易的更迅速地從民主共和國和制度，走向更完滿更澈底的民主主義制度。

其次是關於「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口號與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口號兩者之間的聯系的問題。人們可以而應該提出如下的問題：「共產黨不是在八一宣言中提出了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口號麼？為什麼現在又提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呢？若不，那末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回答這個問題應該首先回憶八一宣言對這個問題的提出在宣言上說：「當今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各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見上和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有「兄弟鬩干戈，

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接着宣言號召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們：「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救國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塊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很明顯的，中國蘇維埃和共產黨在這個宣言上所提出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是反日統一戰線之一個高級的形式。這個反日統一戰線的內容，是其產黨和國民黨及其他一切黨派組織在共同抗日反日綱領上的協定，同時各黨各派的保持政治上完全獨立性。在政府的組織方面，是國內各個區域的地方的政權，不管其性質與政策之不同，在一致抗日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聯盟的政權，同時各個地方政府，仍舊保持其獨立性，在軍事方面，是紅軍與其他武裝力量，關於組織抗日聯軍的協定，同時每個參加的力量，保存其獨立性，和參加一定的防線。無疑的，這是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中國力量亟端需要團結統一的時候，所提出來的最有利易於實現的辦法。然而這僅是一個過渡的辦法，這種在一個國家之內同時存在幾個不同的政權，各人有他的特殊的司法立法行政的組織，這將在以後的發展上將成為重大的障礙，而且即在抗日戰爭中，也必然的會發生許多困難。只有統一而不可分離的民主共和國，才能把中國真正地統一起來，才能順利的進行反對日寇的民主革命戰爭，才能實現全國

範圍內的民主和自由。

在這裡，我們想馬克斯主義對於聯邦共和國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問題上所指出的深刻的思想，是極重要和有興味的，列寧說：

「恩克斯和馬克斯一樣，從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堅持民主集中主義，堅持統一而不可分離的共和國，他認為聯邦共和國若不是發展上一個例外和阻礙，便是由君主國進行集中共和國的一個過渡，他在某種特殊條件之下，是一個進步。」（國家與革命）

這個深刻的思想，對於我們今天解決民族革命戰爭時代的國家主義形式問題是有極重大意義的，聯邦似的有協定的基礎而產生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這目前的一些特殊條件之下，是一個「進步」，是促進中國以統一的力量抗拒日寇的進步，這個進步的深刻的意義是在它從目前毫無民主的國民黨一黨專政及中國的四分五裂的狀況進到集中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過渡，只有在這種的過渡的性質上，方能了解它的意義，不然它將在以後的發展上成爲一個障礙，在我們宣佈八一宣言的時候，就估計到了的。在這宣言上我們就把國防政府看作一種臨時的過渡的統一戰線政府，宣言上說：

「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國防政府，應該作爲救亡圖存的臨時的領導機關，這個國防政

府應該設法召集全體同胞（由工農軍政學商各界）一切願意的政黨和團體，以及國外僑胞和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在民主條件下選舉出的代表機關，以便更具體的討論關於抗日救國的各種問題，蘇維埃共產黨絕對盡力贊助這一全民機關代表的召集，並絕對執行這一個機關的決議，因為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是絕對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黨」。

可以看見，我們所以主張的國防政府是臨時過渡的政府，他的責任是領導抗日鬥爭，並召集全民代表機關來解決抗日救國的大計，試問什麼是全民代表機關，豈不就是國會，所以目前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只不過是八一宣言的歷史的邏輯的發展，因他的具體化與內容的充實，民主共和國不是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之否定或取消，相反的是它的發展必要的過渡。我們爲民主共和國的鬭爭，並不是取消或否定了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建立而鬭爭，相反的，我們把國防政度和抗日聯軍的建立看作是走向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必經的階段和必須的過程，在實際的鬥爭中，爲着準備進行急不可緩的抗日戰爭之準備與發動，爲召集在民主條件下選舉的國會，並保證這個選舉真正民主的性質及這個會議真正能夠代表民意，那末國內現有各種勢力的根據反日共同綱領而建立的臨時過渡的政府與聯軍是必要的，只有經過這個階段才能實現以民主共和國爲基礎的中國真正統一，在統一民主共和國建立時，蘇維埃將成爲它的組織部份之一，蘇區人民將參加統一全

國的普遍的國會，並在蘇區實行同樣的民主制度。

一，在民主共和國建立之後的政府，顯然在實際上，亦是一個國防的政府，因為這政府的基本任務是要盡力的為保護中華民族的解放與獨立而鬥爭，不過它是在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政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府。（而不是各個地區之現存政權之聯盟政府）以中國無產階級在為民主共和國而鬥爭時，將最堅決的為這樣的統一的國防政府而鬥爭。為使這個政府徹底的實現在八一宣言中而提出的十大綱領而且為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而自下而上的辦法，負着不僅實現抗日的十大綱領而且為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而鬥爭！——至於怎樣在實際的鬥爭中來實現統一的國防政府與普遍的國會，這個問題是要靠鬥爭中來解決鬥爭的，而且只有鬥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廣大的反日民衆運動高漲，沒有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之無限的擴大，沒有對於漢奸賣國賊之殘酷的鬥爭，沒有對於國民黨南京政府一切錯誤的內外政策，不容情的批評揭露及反抗，沒有蘇維埃和紅軍更進一步的鞏固與擴大，則建立民主共和國是不能想像的。民主共和國不能自然產生來，它必須由中國無產階級及全體愛國同胞之共同的堅持的奮鬥中才能產生。

為着民主共和國而鬥爭，即是為統一全民族的力量進行勝利的民族革命戰爭而鬥爭，即是為着國內生活中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急切而必須改革而鬥爭，為着民主共和國

的鬭爭，密切的聯絡爲着實現無產階級及勞動羣衆的日常緊迫的利益而鬥爭，爲着民解放的鬥爭，爲着民主與自由，爲吃飯，爲土地，爲改良羣衆不堪忍受的生活，都互相密切的聯絡在這個統一的口號中。只有能夠把羣衆身上壓着的生活桎梏打破的時候，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有基礎，人民的民主國防政府才能夠有足夠勝利日寇的支持和經常的發動。當爲着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過程中，我們當然不應該絲毫的削弱蘇維埃和紅軍的力量，相反的，必須更加強和鞏固蘇維埃和紅軍，使蘇維埃紅軍成爲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抗拒日寇的核心，只有這個核心及基本力量之加強和鞏固，才能夠更加迅速的形成本民族統一戰線，更加迅速的實現民主共和國與驅逐日寇出中國。

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進攻正在開始，民族生命的營鐘正在微响着，最後關頭，無疑的是到了！中華民族熱血兒女們起來！團結在光輝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大旗之下，與日寇作勝利的民族革命戰爭！寇深矣！事急矣！起來！一切愛國的人們，堅決起來！以我們的頭顱熱血，爭取獨立自由的中華民主共和國！

E·史諾著

文滄小叢書

西北新社會

最近出版

中國西北新社會

八路軍成長之路 (A·史

容 內 莫特萊)

西北特區工作經驗 (附錄)

上海文滄書店發行

文 糧 小 叢 書

論 民 主 共 和 國

每冊定價國幣壹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 者： 博 古

發 行 兼 者： 上 海 文 糧 書 店
呂 班 路 177 號

一 九 三 八 年 一 月 初 版

57
730440



SKBC
MG
693.2
5

S. 1. 0